

目 三上延 著

黄薇嫒 译

古书堂事件手帖 ②

~ 梨子与她的谜样日常 ~

古书堂事件手帖 ②

~ 梨子与她的谜样日常 ~

(日) 三上延 / 著

(日) 越岛羽空 / 绘 黄薇嫔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书堂事件手帖. 2. 槌子与她的谜样日常 / (日) 三上延著; (日) 越岛羽空绘; 黄薇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56-6364-1

I. ①古… II. ①三… ②越… ③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7795号

原著名:《ピブリア古書堂の事件手帖2～槌子さんと謎めく日常～》, 著者: 三上延, 绘者: 越島はく
©EN MIKAMI 2011

First published in 2011 by ASCII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3-52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古书堂事件手帖2 槌子与她的谜样日常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三上延
绘 者 (日) 越岛羽空
译 者 黄薇译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焯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陈珊珊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6.5265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364-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古书堂事件手帖 ②

~ 梨子与她的谜样日常 ~

(日) 三上延 / 著
(日) 越岛羽空 / 绘
黄薇嫔 / 译

序章  坂口三千代《Cracra日记》(文艺春秋)·I

嘎啦嘎啦地打开拉门，原本在屋檐底下的麻雀成群起飞。

呈直线贯穿道路的雀群，往车站月台逃去了。应该是有人喂养才会有这么多麻雀吧？这附近几间旧房子都拥有打理得细致入微的庭院，因此若有人喜爱那些飞进自家院子的野鸟，也不足为奇。

今天早上的天气也很好。海边吹来的风有些湿热，还带着些酷暑的滚烫热气。不过，进入十月以来，在连绵不绝的房舍屋顶尽头处，群山已不再翠绿。

秋天似乎终于造访北镰仓了。再过一阵子，络绎不绝的观光客将会冲着圆觉寺与建长寺的红叶而来。

我把铁制旋转招牌拿到店门外。招牌上反白的毛笔字虽然充满古意，不过却是全新的，原本的那个因为前阵子一点小骚动而无法继续使用，于是我们在北镰仓一家历史悠久的打铁店订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招牌。成品很棒，但缺点是很重。

我费了一番工夫才将招牌放到屋檐下，转了半圈，把“旧书收购，诚实鉴价”那面转到背面，露出店名——

“文现里亚古书堂”

是的，这是家旧书店，在北镰仓经营了几十年，历史悠久。我从夏天开始在这里工作。

这样说似乎省略了太多细节。总之，我曾一度辞职，直到上个星期才刚复职。事实上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忙着工作又忙着辞职，这当中有着许多缘由，只是很难以一句话解释清楚。如果一一交代，恐怕可以写成一本书了。再说，我现在必须准备开店才行。

把百元均一的置物车推到屋檐下之后，我拿起扫帚清扫积在店内通道上的灰尘。除了书柜之外，通道上也有堆积如山的书，书堆散发着陈旧纸张特有的潮湿气味。

这家店经手的书以文学、历史、宗教等人文科学类专业书为主，几乎没有最近出版的新书。这些书来到这家店之前，全都曾经待在某户人家家里的书架上。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有一段过去。有些书曾经被主人小心翼翼地阅读、珍爱，也有些书被收起来后就遭到遗忘。

辗转于人们手中的旧书除了书中的故事之外，书本身也有故事。这间店的书总有一天也会传到某个人手中，编织出新的故事。

唉，前提是要先卖出去才行。

“……先生。”

听见细小的女子声音，我停下手边工作转过头。柜台后侧的墙壁上有一扇门通往店长家的主屋，声音是由门后传来的。店长目前正在家中，刚才她把零钱放进收银机后，说了句“我去拿个东西”

就躲进屋里去了。

“……五浦先生。”

她在叫我。我进入柜台打开那扇门，门后有个狭窄的脱鞋处，昏暗的走廊延伸到屋内。没看见声音的主人。

“……好意思，那个……”

模糊的声音从天花板上传来。看样子她似乎在二楼。我犹豫了一下才脱掉鞋子踏上走廊。

主屋的建筑和书店一样老旧。每走一步，走廊上翘起的木板就会嘎吱作响。平常只有上厕所时才有机会进到这里来。就算我是工作人员，也没道理随便踏入老板的住宅。

况且住在这里的只有年轻女子。

“请问有什么事？”

我在楼梯底下开口问道。楼梯在半路拐了个弯，因此我看不见二楼的情况。住在上面的人行动不方便，为了便于上下楼，楼梯上加装了新的扶手。

“……请……一下。”

含糊不清的声音回应我。她究竟是说“请来一下”还是“请等一下”？两者都有可能。

“我可以上去吗？”

“……好。”

到底是怎么回事？往楼上走去的我逐渐紧张了起来。听说二楼

是店长自己的房间。我提醒自己不要东张西望，但——

“……唔哇。”

来到阴暗的二楼，我瞠目结舌了。只见短短的走廊上林立着旧书堆，书都堆到了腰际，不知情的人看了恐怕会误以为这里是仓库。走廊中央有条通道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的纸拉门，可勉强容纳一人通行。

老实说，我对这情景并不感到意外。文现里亚古书堂老板这种等级的“书虫”曾说过，能够看书就是一种幸福。就连前阵子住院时，也带着一大堆书进病房，甚至还再三被护士警告。

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纸拉门前正打算出声时，眼角突然注意到一个奇特的东西。左手边的墙壁前也摆着成堆的旧书。

那里有只收起双翼的白色小鸟。

那不是真的鸟。一幅画了图的画布夹在书堆与墙壁中间，只露出了画布的一角。

（这种地方为什么有一幅画呢？）

我不解地偏着头。那幅画似乎年代久远，钉着图钉的框上积了薄薄的灰尘。不是挂在墙上也不是收起来，而是随意摆在书堆后面，感觉很奇妙。

图画的内容也令我好奇。小鸟所处的背景是恣意堆放的书堆，仿佛是走廊场景的一部分。我不曾听过有人把大量书籍当作绘画主题。其他部分画了些什么呢？

此时纸拉门突然打开，我回过神来。

“啊……”

叫出声的人不是我，而是拥有一头黑色长发的娇小女子。她身上穿着蓝底碎花洋装和开襟羊毛外套，打扮朴素，不过皮肤白皙，长相清秀，年纪大约二十五岁。挂在细窄鼻梁上的眼镜差点撞上我的胸口。

“抱……抱歉……”

没有化妆的脸颊一片通红。她笨拙地后退一步，上半身有些不稳，又连忙拄着附手环的拐杖保持平衡。

她叫篠川栞子，是文现里亚古书堂的店长。

“不要紧吧？”

“……嗯，是的……”

她难为情地转开视线，看向背后——不对，是确认榻榻米上成堆的《现代大众文学全集》有没有塌下来。

拉门后是打通隔间的两间相连和室。她似乎睡在二楼的这个地方，朝南的窗边摆着床和衣柜。

除此之外的地方，触目所及全是书。附有玻璃门的木头书架上整齐地陈列着各种百科全书，不锈钢架子上密密麻麻地塞着色彩缤纷的文库本。

栞子上方直达天花板的位置堆着开本较大的摄影集与美术书；榻榻米上还有数十座由思想哲学书、历史专业书、旧文学全集、旧

漫画杂志等堆成的书塔。与走廊上一样，房内几乎没有立足之处。

摆在走廊上的大量书籍大概是由这个房间蔓延出去的吧。如果置之不理，这场书本洪水恐怕会沿着楼梯蔓延到一楼。

“整……整理不完……看起来很可怕……对吧……”

“嗯？没那回事。”

我不是想安抚她。一方面是因为我很清楚她的藏书量一定很惊人，另一方面是这样的房间反而让人心情平静。

我并不讨厌书。只是虽然有兴趣，却无法阅读，只要翻阅十页左右，我的背后就会冒出冷汗，手指开始打战。或许是心理因素。简而言之就是“体质如此”。

即使不能阅读，我却仍喜欢书——以及与书有关的故事。

“所以，怎么了么？”

“……呃，可以帮我把这几捆书搬到楼下去吗？这些是我的书，已经不看了，所以……打算摆在均一价的置物车上卖掉。”

她指着旁边的榻榻米，那里有两捆用塑料绳一字固定扎起的精装书，每捆大约二十本。根据朝上的书脊来看，似乎都是小说或随笔。全是旧书，不过品相不差。

“……这些都要卖一百日元吗？”

“不……请标上三百日元和五百日元的标签。最上面这堆书是每本五百日元，底下的每本三百日元。你可以稍微确认一下书的品相。”

篠川小姐说话变得流畅多了。只要一提到书，她就会瞬间生气蓬勃。

“……请拿掉现在摆在置物车上的百元均一的牌子。”

“知道……”

我正要点头时却愣住了。她话一说完，左手就拿起一捆书摆在我脚边的榻榻米上，她身上那件洋装的胸口处又深又宽松，所以一弯下腰……该怎么说，就看到里面了。现在不是开心的时候，我的眼睛不晓得该看向哪边。

又不能告诉她“你走光了”。我跪在书堆前撇开目光。

“……你说底下这捆五百日元？”

为了掩饰害臊，我开口发问。只见她白皙的食指伸到我眼前——

“反了……上面这捆五百日元。”

她从我的正前方弯下腰靠向我的头顶，我感觉到我的发旋旁边就是她丰满的胸部。她的黑发发梢碰到了我的耳朵，没出息的我因此动弹不得。

“对不起……我的说明很难懂吗？”

从上方传来甜美的低语声。这个……应该也不是故意的。越来越糟糕了。

“没……没关系。”

我紧盯着用塑料绳绑着的书脊，试图压抑心跳。

《Cracra日记》

我突然注意到这个书名。作者是坂口三千代。灰色书盒上印刷着有些潦草的字体。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五本一样的书摆在一起。Cracra日记、Cracra日记、Cracra、Cracra——好像内心想法被看穿似的（注：cracra，日文中与表示“心跳加速，情绪沸腾”的词发音类似），我逐渐烦躁起来。

“……《Cracra日记》的内容在说什么？”

我开口问道。在短暂的沉默后——

“……是坂口安吾过世后，他妻子所写的随笔。”

怪不得作者姓坂口。我听说过坂口安吾，印象中是很久以前的作家。既然连我都认识，想必很有名。可惜我没读过他的作品。

“书中写的是坂口安吾的妻子从与坂口安吾相遇，直到坂口安吾过世为止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也算是夫妻生活的缩影。我觉得是很好的随笔作品。”

或许是声音太小的关系，我感觉不到她的情绪。

“Cracra是什么意思？”

“安吾过世后，作者在银座开了一家酒吧，店名就叫‘Cracra’。书里的后记也有提到，名字是小说家狮子文六帮忙取的。听说是一家文人熟客经常光顾的酒吧。”

所有问题她都能够回答。这个人对于书本的知识相当渊博。

“所以是喝醉酒的意思吗？”

“不是……据说是法文‘麻雀’的意思。”

“麻雀？”

答案出人意料。

“是的。这个词也用来形容随处可见的平凡女子。”

听到麻雀，我想到的是刚才在走廊上瞥见的那幅画的一角。虽然那只鸟是白色的，但应该不是麻雀。

我的脑门感觉到一阵轻叹。难得见篠川小姐露出这种态度。平常聊到书的时候，她的情绪大致上都是异常兴奋的。

“篠川小姐，你怎么了？”

我抬眼看向她，正好望见洋装腰部的皱褶。

“咦？不，没事……”

她挺直身体远离我。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只是这本书……”

“书？”

“虽然写得很好，但我始终无法喜欢。”

不合口味吗？嗯，既然打算低价卖掉，应该就是这样吧。毕竟每位爱书人都有各自的偏好。我双手提起两捆书站起身。

“那么，我把这些拿到店外去。”

“……麻烦你了。”

我走出房间，小心翼翼地通过走廊，避免撞到东西。五本《Cracra日记》配合我的行动轻轻地摇晃着。

突然间一个小疑问闪过我的脑海。

（为什么有这么多本？）

既然这是她的私人藏书，就表示这是她买的吧？读完后不喜欢的书，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本？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向那扇没关的纸拉门。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耸耸肩，走下楼。反正不是很重要。

某处隐约传来鸟鸣声，也许是麻雀的叫声吧。后来，我就把这本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一话

安东尼·伯吉斯

《发条橙》
(早川文库之)

1

我对书一点概念也没有。

慢慢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并不感到自豪，毕竟这是事实，而我也无能为力。

事情始于午后收到的一张传真。我和店长篠川小姐换班吃午餐，所以店内只有我一个人。趁着正好没有客人，我替均一价置物车上的书本标价。这时，柜台角落的传真机吐出一张感热纸——

“找寻桃源社出版的国枝史郎《完本葛葛木曾栈》。等一下打电话过去。”

内容似乎在询问我们是否有库存。来自客人的这类传真或电话并不少见。利用网络上的旧书搜寻网站找寻或许更有效率，不过现在仍有很多年长的顾客没有能够上网的手机或电脑。

看完内容后，我再度凑近感热纸。一方面是因为纸上有气无力的字迹不易阅读，另一方面就是……我知道“桃源社”是出版社名称，“国枝史郎”是作者名称，问题是接下来……

（完本……葛……葛？）

书名几乎不会念，连应该从哪里断句都不知道。我回头看向通

往主屋的那扇门。问问篠川小姐一定能够得到答案。

正当我准备伸手握向门把时，电话突然响了。我握着感热纸，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拿起话筒。

“文现里亚古书堂。您好……”

“我刚才发了一张传真过去。”

男人用沙哑的声音打断我的话，温和的口气中似乎带着关西腔。对方说的“刚才”也不过是不到一分钟之前的事。

“你们那边有吗？国枝史郎的书。”

对方连珠炮似的发问。或许是急着要吧。国枝史郎的书——如果能够念出书名就更好了，可惜对方只是等待着我的回答。

“……正在寻找中，请您稍等一下。”

我正要按下保留键的手指停在半空中。就算想去找，如果不知道这本书的分类，我也不晓得该从何找起。

“请问……这本书是小说吗？”

“废话……你没听过这本书吗？”

我咽了咽口水。不可说谎。

“是的，非常抱歉。”

哼。我知道对方冷哼了一声。不晓得是难以置信还是哑然失笑。

“店里只有你一个人？”

“……是的。”

“啊，这样……你真是个大外行啊。”